

# 只有爱不能分开

黄春华

XIAOSHUOXINGKONG



## 上期闪回

我扔完铅笔以后,苏老师并没有为此生气,做了一个投降的姿势就结了。在我生日的早上,我吃到了妈妈做的美味长寿面。晚上苏老师在“都市贝壳”为我过了生日。我回到家才发现妈妈提前回家为我专门做了韭黄炒鸡蛋,还说我一年吃不上几次韭黄炒鸡蛋。我吃不下了,结果妈妈一筷子也没动,给我留到了第二天。苏老师为了让我的漫画获奖,非常着急,我提前回家,刚好赶上妈妈在暴风雨中收摊儿。我的漫画把树画成了人,取名《母女》,因此获奖,获得了去深圳参观漫画展的机会。可是,我一上飞机就开始呕吐,醒来的时候,发现苏老师的脸就在我眼前,不到一尺远,就像一个特写镜头,我一句话脱口而出:“你盯着我干什么?”

## 十、倾心交谈

“我在忏悔。”她的声音很轻,近似于气声。

“什么?”我一脸的迷惑,不过,我确实看到她眼中有晶莹的东西在闪动。

她抹了一下眼角,仿佛突然清醒过来,坐直身子,笑了笑,说:“我是说我很后悔,我一看到你,就想到我的女儿,我真不该,不该……”她似乎不知该怎么说了。

我就接过她的话说:“不该把她留在法国。”

“对,你说得没错。”她的手在空中无意识地做了个动作,“应该把她带在身边,永远不分开。”说完,她俯下身帮我拉了拉被子。

小说星空

XIAOSHUOXINGKONG

25

我这才发现我身上盖着厚厚的被子,就奇怪地盯着她,她说:“你发烧了,所以……”

“谢谢你照顾我。”我想说些感激的话,想了想,竟说出这样一句傻话,“你如果想念女儿,就把我当作女儿好了。”

她没作声,突然转过身,朝另一张床走去。这是一间很气派的房间,空调、电视、地毯,还有放着新鲜水果的茶几。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来到这样豪华的地方,但我现在并无心情享受,我看着她的身影,只觉得自己傻瓜透顶,难怪肖晓总骂我,头顶冒傻气!

我想,我应该起床,这样或许有助于打破这种尴尬。可是,我刚掀开被子,就惊叫一声,又将被子拉上来,将自己捂得严严的。因为我看到自己浑身一丝不挂。

苏老师也一惊,转过身来,看见我坐在床上,捂着被子,就明白了,生硬的脸一下跳出了笑,有点坏。

“是你干的?”我有些愤怒。

她耸耸肩,一副无辜的样子,说:“是医生的主意,我只是照办而已。”

“可是,现在,那你,”我有些语无伦次,“我要穿衣服,你出去一下。”

她突然笑了,很放松的那种,我感到是对我的轻蔑,就很恼火地说:“你还笑,我妈随便进我房间,我都会跟她恼。”

“对不起!”她一边擦拭着眼角笑出的泪花,一边递给我一条浴巾,“披上这个,进去洗个热水澡,这样,我就不用被你赶出去了。”

我别无选择,只好按她说的办。洗完澡,换上衣服,我就清醒多了,觉得刚才不该对老师发火,就对着卫生间的镜子酝酿了一下感情,走出来,说:“对不起,刚才,我,不是故意的……”

“你刚才很可爱,我喜欢看到你本真的一面。”苏老师伸手帮我捋了捋额前的头发,“感觉如何?”

“好多了。”

“我们出去吃点东西。”

“不,不,我没胃口。”

“好吧,你坐下,吃点水果。”说着,她就坐在茶几边的一把椅子上,剥开一根香蕉递给我。

我接过香蕉,在她对面的一把椅子上坐下,小口吃着。她又拿起水果刀,削一个苹果。空气很沉闷,我吃香蕉的声音听起来很明显,很不雅。

“我可以请教你一个问题吗?”她并没有看我,仍专注地削着苹果,突然开口,吓了我一跳。

我觉得她的话好怪,让我承受不起,想谦虚两下,又怕像刚才一样说错话,就干脆没作声。

“如果,如果我是你妈妈,我为了自己的事业,不得不离开你,成年成年地离开你,你能原谅我吗?”说完,她就停住手,抬头看着我。

我没想到她会问这种问题,惊得张大嘴巴,一坨香蕉含在嘴里,半天忘了嚼。我想来想去没想明白,就只好摇摇头。

她浑身突然抖动了一下,刀掉在茶几上,苹果滚到了地上,而她的手还保持着前面的动作,空举着。她没有注意这些,似乎刀和苹果根本就不存在,而是急切地追问:“这么说,你不原谅我?”

“我没这个意思。”我怕她太伤心,就故作轻松地笑了笑,“这个问题对我来说,太高深了。我想不出妈妈会为什么事离开孩子,在我看来,妈妈是孩子的整个世界,那么孩子也应该是妈妈的整个世界,如果妈妈要离开孩子,当初生她干什么呢……”

我突然刹车,因为她的脸色越来越难看,我就知道自己又冒傻气,说错了话。她瞪大眼睛盯着我,我浑身燥热,幸亏我脑袋转得快,马上又说:“不过也难说,我爸爸就离开我很多年了,我从生下来就没见过我爸爸,但我不恨他,我早就原谅他了。我能告诉你一个秘密吗?我这次到深圳来,就是想找到我爸爸。”

“噢,你怎么知道你爸爸在深圳呢?”我的话终于引起了她的注意。

我不免有点得意,说:“听大人说,那时候的男人都往深圳跑,也就是你刚才说的干自己的事业,后来,很多人就没有再回去了。我早就猜出我爸在深圳,后来,我一问我妈,她也承认了……”

我以为苏老师会和我大肆探讨关于我爸的问题,谁知她半点兴趣都没有,我话还没说完,她就弯腰捡起地上的苹果,扔到纸篓中,然后又拿起水果刀起身到卫

生间冲洗,回来之后,又拿起一个苹果削起来。她真是一个难以捉摸的人,我也不想理她,就大口吃起香蕉。

过了一会儿,她突然问:“你能肯定,你妈从来没有要离开你的念头?”

“这还用说?”我本不想和她多说,一想到这是让她了解我妈的一个好机会,免得她对我妈有成见,于是我说,“长这么大,我这还是头一次离开我妈。小时候,我妈每天带着我出水果摊,骑车时,就把我绑



在背上,到了,就让我坐在水果箱上。有一次,她是一位顾客讨价还价,争得不可开交,我很害怕,就偷偷钻进一个空水果箱藏了起来。她打发走顾客,不见我的影子,急得乱喊乱叫。我觉得很有趣,就没出声。后来,她就跑远了,满大街小巷喊我的名字,像发了疯一样。我从箱子里钻出来,想叫她,叫不应。过了很久,她一边号哭着一边往回走,我从来没见过她那样哭过,心里吓得直发抖,生怕她会给我一通揍。她来到

水果摊边,看见了我,一把抓住我,在我屁股上狠拍了三下,然后抱着我哭得更厉害了。好像那几下不是打在我身上,而是打痛了她自己。从那以后,我再也不敢躲她了,我知道,那对她来说,是最可怕的事。”

我一口气讲了许多,抬头一看,苏老师正在用手腕抹眼角,手里的苹果对着她的嘴巴,刀子对着她的额头,样子可怕又滑稽。我连忙说:“对不起,我又说错了,我只是想,让你多了解一点,没想到……”

“没事,我是想到自己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。”她把手从面前移开,冲我笑了笑,脸上还有泪痕,“说说,是你妈让你学画画的?”

“才不是呢。”我差点把最后一口香蕉喷出来,连忙放下皮,捂住嘴,定定神,“当初我要学画,她死都不肯,还大骂画画的没有一样好东西……”

苏老师的手抖了一下,差点又前功尽弃,等抓稳苹果之后,她就笑了,问:“后来,她是怎么同意的呢?”

“我用学习威胁她,她就让步了,说如果我考双百分,就让我学画。后来我真的考了双百分,她就无话可说了。”我想了想,又补充说,“我妈妈就是这样一个人,看起来凶巴巴的,其实她心底疼我,我最清楚。”

苏老师的苹果终于削完了,她伸到我面前,说:“来,再吃一个。”我这才知道她是为我削的,心里过意不去,嘴里又无法拒绝,就顺从地接了过来。轻轻咬一口,好甜呀!

到深圳的第一印象,就像这苹果,又大又圆,还泛着一层诱人的淡黄色。

### 十一、爸爸,你在那里

第一天夜晚应该是圆满的,后来,我和苏老师又聊了一些开心的话题,包括卡通。她说这次到会的都是世界卡通名流,他们都带来了自己的作品,布展就在一楼大厅。我越听越激动,恨不得马上就下去看画展。她却让我别急,会有专门的时间去看画展。

一阵睡意袭来,我打了个哈欠,伸了个懒腰,竟然脱口说了一句:“妈,我先睡了。”话一出口,我就愣住了。

苏老师也直直地盯着我,半天没缓过神。

我慌忙解释说:“对不起,我太困了,脑袋出了点

错误……”

“你一直以为是和你妈妈在聊天？”

我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，说：“不，不，我只是以为我还在家里，所以……”

“那为什么不给妈妈打个电话？”她把手机递给我，“报个平安，她一定惦记着你。”

她想得真周到，我感激地望了她一眼，接过电话。可是，电话起码响了十下，没人接，我只好还给苏老师，说：“她也许早就睡着了，雷都打不醒的。”

这话用在我身上，也合适。也许是发过烧，身体还很虚，一躺下就天旋地转，转眼间什么都不知道了。一觉醒来，天光大亮，头脑清醒了许多。我正准备伸个懒腰，手一下碰到旁边一个人，我吓了一跳，差点叫出声来。

与此同时，苏老师也睁开眼睛，她穿着一件柔软的睡衣，面带微笑，心满意足地看着我。我的脸涨得通红，一骨碌爬起来，站到地上，打量一下自己——还好，身上的衣服齐全。

“我又不是老虎，会吃了你吗？”苏老师坐起来，仍是一脸的笑，“我是怕你半夜发烧，才来挨着你睡的。”

“可是，你又不是我妈，我不习惯。”我不知是害羞，还是感激，说话没了底气。

“我正要解决这个问题。”她一挺身坐到床边，扶住我的肩膀，“从现在起，你就是我的女儿。”说完，她两眼直直地望着我，极认真。

我摇摇头，一脸迷惑。

“听着，这个会不是谁都能参加的，来的人都有一定的成就。带你来，是我个人的主意，因为对你来说，这是个开阔眼界的绝佳机会。但是，如果你和我没有更亲密的关系，别人就会质疑，对我有看法。”

“可是，我在学校比赛第一名……”

“那都是做给学校看的，是我绞尽脑汁找借口带你出来，否则，就会有人说我不公平。”

“可是，我都不知道……”

“你现在不都知道了吗？”她激动地站起来，原地转了一圈，“做我的女儿，你就感到这么委屈吗？你现在必须答应，否则，就留在房间别出去。”她似乎真的生气了，一转头，进卫生间洗漱去了。

看着她像个孩子似的耍脾气，我忽然觉得自己有点过分，不就是扮演她女儿吗？我真的很愿意，天底下能有这么好的老师，真是我的福气。我犹豫不决的主要原因是，觉得自己不配。苏老师在我眼里，就像天使，气质高雅，纯洁，善良。但我知道自己不能再犹豫了，就走到卫生间门口，说：“我答应你。”

她正在刷牙，满嘴的白沫，一下愣住了，样子十分滑稽。我忍不住笑了。她故意瞪我一眼，其实笑就要冲出她的眉梢了，来不及漱口，含含糊糊地说：“过来，叫妈妈。”

我向前跨了一步，憋了半天，终于挤出了一个“妈”。她冷不防在我脸上亲了一口，搞得我一脸白沫，我惊得连连后退，她笑得白沫横飞。

如果说扮演她的女儿，是个小小的意外，那么，更大的意外还在后面。

会议厅并不大，下面坐满了各个国家的人。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外国人，心里总觉得怪怪的。苏老师拉着我到靠后的位置坐下，能清楚地看到整个会场。

主持人每点到一个人的名字，那人就上台发言，说着对卡通的看法，也讲一些生活趣事，气氛很轻松。有些人可以直接用中文发言，有些人则需要翻译。

有六个记者扛着摄像机在台下跑来跑去，不停地对着发言的人拍摄，当然，有时候也会把镜头对准观众。但无论如何，他们也拍不到我们，因为我们的位置太靠后，而且光线很暗。

会议进行到一半，主持人宣布：“下面请法籍华人，在法国深受读者喜爱的卡通画家，格琪女士讲话。”

掌声雷动，我也跟着拼命鼓掌，脖子伸得老长，期待着心仪已久的格琪出场，一睹她的风采。说实在的，我虽然看过格琪的好几本画册，但她长什么样，我一点也不知道，因为她从不在画册上印自己的照片。根据她灵秀的画风，我敢肯定她一定非常漂亮。我正要把这想法告诉苏老师，不，应该叫妈妈。一转头，发现位置上空了，她正朝走去。她大概是要上卫生间吧，我有点失望，但没太在意。

我把视线收回来，继续望着主席台。后来，我竟然看见苏老师走上了主席台。天啦！她上去干什么？难



道主席台后面有卫生间吗？

她没有向后台走,而是直接来到话筒前,冲下面挥挥手,笑容可掬地说:“谢谢,谢谢大家!”掌声停息,我却开始糊涂了。

她开始讲对卡通的看法,大概说的是,卡通不应该仅仅是游戏、轻松,应该在更多的情感领域里加强。谁知道呢?反正我的脑袋已经灌满了浆糊,心里反复默念着:苏老师,格琪,格琪,苏老师……

她走下主席台了,记者的镜头还追随着她,一路上,有好多外国画家拦住她,与她握手,拥抱,交谈,我感觉她仿佛永远也回不到我身边来了。而我什么也不能做,只能静静地坐着,等她。

大约过了一百年光景,她终于回来了,看见我一脸傻相,刚准备坐下向我解释什么,这时,一个秃顶的高个子男人走过来,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向苏老师(不,应该是格琪)打招呼。

格琪连忙起身和他握手,然后聊着关于澳大利亚的一些事,也许,那个男人是澳大利亚人。聊到半道,男人突然将目光投向我,问:“这是,你的,女儿?”

格琪笑得更灿烂了,把我拉起来,说:“叶儿,来认识一下考瑞杰先生,他是澳大利亚著名的画家。”

然后,她又转头介绍我:“这是我女儿,童叶。”

我连忙伸手和考瑞杰握手。这时,几台摄像机都对准了我们。我觉得极不自然,连忙抽出手,背对着摄像机。几名记者将话筒伸过来,对画家进行采访,当然,主要是格琪。格琪非常兴奋,对记者的提问对答如流。她在讲话的时候,一只手始终搂着我的肩膀,我想逃避都不行。

又是难熬的一个世纪,记者终于散去,考瑞杰先生也回自己座位了,我才长出一口气,一屁股坐下来。

“感觉如何?”她侧头望着我。

“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,或许只有你能告诉我,这是怎么回事?”我故意把嘴巴撅起来。

她摸了摸我的头,说:“回头再解释,不过,你应该高兴才对,我们刚才的镜头很快就会被全深圳人看到,不,全国都能看到,这里面还有中央电视台的,看见那个 CCTV 的标志了吗?”



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,脑袋并不兴奋,而是突然闪过一个念头,如果我能借助这些电视台来寻找爸爸,那该多好啊!

“你怎么了?”她一定看出我走神了。

我回过神来,问:“你刚才说,这些镜头拍摄的能让全深圳人都看到?”

她点点头,怪怪地看了我一眼,说:“不,还不止。”

我犹豫了一下,说:“我,我能上台讲话吗?”

“什么?”她惊喜地抓住我的肩膀,“你有这种想法,真是太好了,你等着,我去说一声。”她匆匆向主席台跑去。

不一会儿,她就跑回来,说:“OK,想好说什么了吗?”

我点点头,肯定不能告诉她,否则,她不会让我上台的。我在心里默默祈祷,不管发生什么,我一定要找到我爸爸。

终于,主持人点了我的名字,他是这样说的:“请

格琪的女儿,未来的画家,童叶讲话。”

掌声响起,所有的人都看着我。我没有选择,埋着头一路冲上主席台。说实话,这种场合我并不陌生,在学校,我经常在主席台上发言。尽管现在面对的都是画家,但我知道,我不是说给他们听的,所以也没什么可怕的。

镜头对准了我,我定了定神,开始说话:“对不起,我说的是与卡通画无关的事。我叫童叶,从小就和妈妈生活在一起,我爸爸是谁,我不知道,我甚至连他的照片也没见过。但我知道他就在深圳,我这次来,就是为了找到他。十几年了,他都不肯回去看我一眼,我经常在梦里见到他,每次都是不同的模样,我不知道哪个才是他。我好想见他一面,哪怕只看一眼……爸爸,你回来吧,你一定看见我说话了,爸爸,你在哪里?别再躲着我……”我不知是难过还是紧张,有点说不出话来。一名工作人员跑过来,把我扶下去。

会场开始躁动,大家都交头接耳,我知道他们在议论什么。但我就像刚从战场上下来的战士,浑身的力量都用光了,只想躺下好好休息。正好格琪也有点坐立不安,她一听说我不舒服,就连忙起身,扶着我回房去了。

## 十二、我叫老师一声妈

回房之后,我才知道格琪对我有多么不满。她把我放到床上之后,就刻意不理我,远远地坐在茶几边的靠椅上,不知从哪里掏出一支烟,点燃,抽一口,又对着天花板长长地吐出来。

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她抽烟,心里有点怕,不敢正眼看她,只是呆呆地仰躺着,望着天花板。但我觉得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,她为什么要这样对我?一阵委屈涌上来,我的眼泪爬出眼眶,我轻声地抽泣起来。

她把烟按到烟缸里,盯着我看了足有十秒,才说:“你简直是胡闹嘛,谁告诉你爸爸在深圳?”

“我,妈。”我在抽泣的间隙里告诉她。

“胡说!”她非常激动,一下站了起来。

我也被激怒了,一下坐起来,擦了一把眼泪,说:“你

凭什么这样说?你又不是我妈,你又不了解我爸。”

她似乎意识到自己的不当,举手做了个投降的动作,又重新坐到椅子上,顿了一会儿,说:“我是说,你应该动动脑筋,如果你爸爸在深圳,那么,这么多年了,他为什么会不与你们联系呢?这可能吗?”

“谁说没与我们联系?”我想起了前些时间妈妈接的那个神秘电话,就有了事实根据,“不久前,好像就是在你到我们学校的前一天晚上,我妈接到过一个神秘电话,她对着电话喊:‘这么多年都过去了,你别来打搅我们。’我猜,那人一定是我爸爸。我妈恨我爸,所以她不允许我见爸爸。”

格琪的眼睛突然躲闪到一边,她显然是被我镇住了,无理可说。于是,她用双手捂住脸,吸了吸鼻子,冷静了片刻,才重新正视着我,说:“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了,但你总得为我想想吧。你现在是我的女儿,大家都知道了,可你又上去说要找爸爸,别人会怎么看我?这是一次国际交流,你懂吗?我不想让大家误会我的隐私!”说着,她又激动起来。

“你的隐私我不关心,不过,你别忘了,我并不是你女儿。”我终于知道她生气的原因,她原来是觉得面子上过不去,是她的面子重要,还是我爸爸重要?我越想越气,干脆和她针锋相对。

“可是,你别忘了,你早上刚答应我的,你現在是我女儿。”

“那只是游戏,你何必当真呢?……”

“不,不是游戏,你是我女儿,你就是我女儿,你……”她冲了过来,双手抓住我的双肩,拼命地摇晃着。

我感到肩膀一阵阵痛,惊恐地望着她,我敢肯定,那一刻,她一定是疯了。我心里又急又怕,猛推了她一把,带着哭腔喊:“你放开我!”

她一下撞到床边,倒在她的床铺上,仰躺着,一动不动。死一般寂静,空气仿佛零下三十度的冰。片刻之后,她突然笑了起来,声音越来越大,等她笑够了,坐起身来,眼里的泪花已经溅了一脸。她胡乱地擦了一下眼角,说:“对,对不起,我想我的女儿想疯了。”

我听得她的语气很伤心,心也一下软了,说:“对不起,我好害怕,我……”

她走到我面前,轻轻把我揽在怀里,说:“有妈妈在,什么也别怕,啊——”

那一刻,我真的把自己当作了她的女儿,在她怀里痛哭了一场。

哭过之后,我们的心仿佛贴近了,接下来几天,我们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,就像真正的母女。

几天之后,会议结束,我们不得不返回。苏老师开车把我送到楼下,我感觉像从天上回到了地面,过去的几天就像一场美梦。下车的时候,我本来想说声谢谢,可又羞于开口,就只说声再见。

我刚迈出一小步,苏老师突然叫住我,说:“谢谢!”

我一愣,回过头来,不解地问:“你说什么?”

“这几天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,这一切都是你给我的,我不是谢你,我感谢上帝!”她脸上突然布满了忧伤。

我靠到车窗边,想安慰她,又找不到合适的词,想了想,说:“我应该谢谢你,这几天太太好了,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”

她挤出一丝笑,伸了伸手,表示没什么,然后,又吞吞吐吐地说:“其实,我,并没有女儿,在法国。我是说,我的女儿,她不在法国。”

我有点奇怪,问:“她在哪儿?”

“她,她在……”她犹豫了一会儿,转过脸看着车的前方,狠狠拍了两下方向盘,“我没有女儿,我根本不配做母亲,我曾经有过一个女儿,可是,我失

去了她,永远失去了……”她痛苦地将前额顶到方向盘上。

直觉告诉我,她经历过一种非常的打击,心里埋藏着巨大的痛苦。失去了自己的女儿,这对一个母亲来说,确实是无法承受的。我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安慰她,就咬了咬牙,说:“如果,你愿意,就把我,当作你的亲生女儿,妈妈——”在深圳演了几天的戏,我都没自愿地叫她一声妈,可现在我情不自禁地叫了她“妈妈”,是她的无助打动了我,还是别的什么?我说不清楚,我只知道她是一个值得我去爱的人。

她推开车门,站出来,直直地盯着我,说:“你刚才叫我什么?再叫一次,好吗?”

我犹豫着,好像又叫不出口了。

她热切地说:“十几年来,没有人叫过我一声妈妈,你再叫一次,好吗?”

“妈,妈——”这次,我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,而且声音极低,大概只有我自己能听到。

她突然抱紧我,身体剧烈抖动着,我能感觉她拼命地憋着哭声。那一次我终于知道了,痛苦可以从哭声中释放,如果憋住了哭声,身体就会颤抖,一种无法控制的颤抖。

许久,颤抖渐渐变成抽动,再后来,她松开我,钻进车里,发动引擎。

“你没事吧?”我看着她满脸泪水,怕她开车会出事。(未完待续)

(黄春华,儿童文学作家,现居武汉)插图 小 蟹

## 《当代校园文萃》欢迎学生投稿

全国公开发行的《当代校园文萃》欢迎各地学生投寄记叙文、议论文、说明文、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日记、书信、幽默、笑话、故事或课堂作文。来稿一经刊登即寄样刊与稿费,稿费最高每篇500元。同时对所有来稿进行评奖,免收参、决赛费,首次来稿实行电脑登记、编号并连续12个月(一年)参加由公证部门公证的幸运投稿

者摇奖活动,方法是每月按编号摇奖一次产生5名幸运者(每年60名)并向每位幸运者奖励600元。

你不经意的一次投稿有12次均等的中奖机会,你还等什么?

稿寄(750004)宁夏银川市《当代校园文萃》编委会 白云 收(广告长期有效)。